



青山留人住

◎陶晓跃

《旧唐书》中说李德裕“幼有壮志，苦心力学，年才及冠，志业大成”，可是，唐宪宗元和初年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出仕宰相，他只好“避嫌不仕台省，累辟诸府从事”，直到元和十四年，李德裕才得以入朝为官。整整十四年，李德裕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，内心的焦虑也就显而易见。《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》“昔人怀井邑，为有挂冠期。顾我飘蓬者，长随泛梗移。越吟因病感，潘鬓入秋悲。北指邯郸道，应无归去期”，估计就是写在这个时期。

赞皇山位于李德裕的家乡河北道赵郡，诗人以飞旋的蓬草和浮水的茎枝自喻，抒说自己漂泊宦游，功业未就的悲哀，虽多失意之叹，但仍然顽强地显现出一种不混出个人样誓不返乡的精气神儿。

武宗会昌元年，李德裕官拜太尉，总理戎机。他的《长安秋夜》“内宫传诏问戎机，载笔金銮夜始归。万户千门皆寂寂，月中清露点朝衣”，可以说是用诗写成的一则宰辅日记。

作为首辅大臣，诗人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宵衣旰食，自是寻常之事；劳心劳力，不负朝野之望。正是因为这份重大责任感，才赢得月洒长安、平和静谧的诗意。

李德裕主政六年，内制宦官，外平幽燕，使得唐王朝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。李商隐誉之为“万古之良相”。可惜的是宣宗李忱继位之后，风云突变。宣宗重用白敏中、令狐绹，一反会昌时李德裕所推行的政令。自此，李德裕成了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异己。其始，李德裕外出为荆南节度使，后遭断崖式的贬黜，最后将他窜逐到海南，贬为崖州司户参军。

《盘陀岭驿楼》“嵩少心期杳莫攀，好山聊复一开颜。明朝便是南荒路，更上层楼望故关”，是李德裕赴潮州途经盘陀岭时所作。盘陀岭山势险要，盘错十里，是入潮州的关隘。诗人归隐嵩山的愿望被碾碎，其姑且开颜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层面的悲愤。等待诗人的将是漫长而遥远的蛮荒古道，那最为亲切的温馨家乡只能虚幻成一个“望”字，而这个“望”字，凝聚的是诗人的思乡之情、身世之叹、家国之恨呀。

诗人被逐到海南的《登崖州城作》“独上高楼望帝京，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，百匝千遭绕郡城”，最鲜明地表达了这一心情。

孤独地登上高楼北望，魂牵梦萦的是“帝京”，可去京之路何其遥远，就连飞鸟也要半年才能飞到。置身崖州的“郡城”，早已被青山四面环伺、重重包围。诗人自知，今生与“帝京”已再无缘。于是产生出一种幻觉，难道是这里的青山哀怜我，想要留住我吗？

诗中悲怆沉郁的情调、深沉的忧虑与感伤，动人心魄。



《一千零一夜》

插图选(5)

A.E.杰克逊 绘

玛尔吉娜表演舞蹈



松花白

◎谭苦盦

1919年，孟森旅行至松花江，“朱益荪约饭于五香居，道路难行，而烹饪用淮扬式，颇美，松花白腹肥尤可口”，事见《旅行松花江日记》，刊于《禹贡》1937年第6卷第10期。此中“松花白腹肥尤可口”一句，松花白指松花江之白鱼，“腹”同“瘦”。清人李渔说过，“食鱼者首重在鲜，次则及肥，肥而且鲜，鱼之能事毕矣”，如谓“腹肥”均属“可口”，殆不可解。另据吴樵《宽城随笔》，“松花江所产鱼类中，味最鲜美者厥惟白鱼，筵席中视为珍品，每至冬令运销至关内京津一带者不可胜计，故近来售价颇昂，味之鲜腴，无殊松江鲈鱼、长江鲥鱼也”。觉玄居士《松江杂咏》亦云，“把酒松江（指松花江）第一楼。白鱼肥美佐珍馐。清鲜不减莼鲈味，潜跃无端上钓舟”，附注“松江第一楼为临江酒肆，江中白鱼最肥美，时跃舟中”。是则松江白之肥美为人所共知者，“腹”当作“腴”，手民因形近而误植，不足为据。2018年，凤凰出版社印行的《孟心史日记》收录《旅行松花江日记》，编者失察，沿误未改，读者慎之。

据吴樵说，松花白乃筵席珍品，“运销至关内京津一带”。畏庐居士林纾的餐桌上便有此物，“颇笑东坡知味鲜，松江鲈岂及松花”。郑逸梅说，“顷有友人林凤梧自北方来，谓畏庐诗并非过誉。不但长公可笑，即感秋风起之张翰，亦徒见其不知味耳”。不惟如此，“斯时名流袁公炼人（袁德宣）主持亦诗世界，座多墨客骚人”，1912年，曾以新烹“松江白鱼”招饮，诸诗伯就此口福相唱和，前后多至百首，似可称为近代诗坛上之仅有。袁德宣一诗云，“百首好吟工部句，三宵连食邺侯鱼（李俊夫、李子光、李鍊岳均招食白鱼）。他时续订烹鲜集，佳作搜罗满故居”。时袁德宣在交通部供职，并任《交通丛报》主笔，乘便将所选唱和诗近二十首刊于该报“文苑”专栏，至今犹得见其遗风。



宋史测度:两宋史研究汇编

[美]刘子健著
中华书局

作者由封禅祭典、君主与言官的关系、政治上的包容性来观察宋代的君权和政治特色，观察宋代士大夫与武将的风格类型，由地方官学私学的消长、考场弊端、道统之成立来观察宋代的教育与道学，由马球、启蒙书、乡绅赈饥来观察宋代的文化与社会。

食南之徒

马伯庸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贪吃的汉使唐蒙来到饕餮圣地南越，没想到卷入南越宫廷的政争之中，南北对峙、族群隔阂、权位争斗、国策兴废，时局波谲云诡，他能信赖的只有美食，能够破局的也只有那颗追求极致美食的心。唐蒙敏感的味觉竟然拓展了大汉对中华版图的认知。

魏晋清谈史

龚斌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呈现了魏晋清谈更完整的面貌。借由此书，我们可以进入魏晋名士的生活和理想之最具体处，不仅是风流、疏狂、酗酒嗑药，也有病痛、情欲、功名、家国情怀……“魏晋清谈”不仅是思想史、文学史的一枝奇葩，也是真实的、壮阔的一段历史。

佛教文化十八讲

孙英刚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利用佛教文本和犍陀罗考古出土的佛教浮雕、佛像、佛塔、钱币等，探讨了佛教历史上一些令人费解的话题，随着故事谜底的解开，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酝酿发展并演变为世界性宗教的轨迹得以展现，它对中国中古文明和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亦可见一斑。

《绛云楼书目》和《绛云楼题跋》

◎曲辰

钱谦益迎娶柳如是不久，兴建绛云楼，作为藏书之所。珍稀版本装满七十三柜，真是汗牛充栋。柳如是还邀请“闺塾师”黄媛介前来入住伴读，一起吟诗作画。不想没过几年，家中幼女与乳母在楼下嬉戏，烛火落于纸堆，楼书俱焚。钱谦益痛心疾首地感叹：“汉晋以来，书有三大厄。梁元帝江陵之火，一也；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，二也；绛云楼火，三也。”

今传《绛云楼书目》最初均为抄

本，体例都不完整，记录极其简约，只有书名、作者名、卷册数。一种看法是，绛云楼焚后，钱谦益凭记忆撰写的。另一种看法认为，是当初书籍入楼时随手记录，外人对绛云楼藏书十分好奇，便传抄开来。

至于《绛云楼题跋》，其实与绛云楼里的藏书并不一一对应。这本书是近人潘景郑汇辑钱谦益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《牧斋外集》中的题跋及其钩沉的集外佚文而成。编目按

四部排列，内容却有些驳杂，兼及书画、碑帖之类。

《绛云楼题跋》中所涉书籍，有绛云楼火厄之后的，也有绛云楼修建之前便已脱手的，例如那部曾为赵孟頫旧藏的宋版《汉书》。当年迎娶柳如是，急需钱两，钱谦益遂将此书卖给“同情兄”谢三宾。其题跋有云：“此书去我之日，殊难为怀。李后主去国，听教坊杂曲，挥泪对宫娥一段，凄凉景色，约略相似。”

